西清詩話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西清詩話
作者：蔡絛　宋朝

據曾敏行獨醒雜誌卷二稱：「絛爲徽猷閣待制時作西清詩話一編，多載元祐諸公詩詞。」郭紹虞宋詩話考上卷譽之爲「彼於蘇黃勢替之後，不黨於其父〈蔡京〉，而獨崇元祐之學，亦可謂特立獨行者矣。」然而吳曾能改齋漫録卷十載：「元長〈京〉始以紹述兩字，劫持上下。擅權之久，知公議之不可以久鬱也。宣和間，始令其子約之〈絛〉招致習爲元祐者。以楊中立、洪玉父諸人皆官於中都。又使其門下客著西清詩話，以載蘇黃語，亦欲爲他日張本耳。」張伯偉因而以爲是書乃黨爭的產物。但其論詩藝術特質，謂「詩家要當有情致，抑揚高下，使氣宏拔，快字凌紙」諸條，皆甘苦自得之言，故爲論詩者所稱。今有抄本見存復旦大學圖書館、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。

卷上

今上皇帝天縱神聖文武，雖藝文餘事，天下瞻仰如日月星斗，一篇朝出，四海夕傳。自始即位，製《太陵挽詩》五章：「武帳初籌夜，雲軿忽帝鄉。百神朝禹穴，三載服堯喪。北極聯龍衮，西風析雁行。空餘千古事，纘述愧重光。」「姑射仙期早，華胥夢已陳。朝廷繄聖母，基業付沖人。日轉銅壺晝，天移玉座春。九門笳鼓發，悲慟屬車塵。」「睿哲天攸縱，神機智獨謀。塵流藏寶閣，煙鎖受降樓。風急鴿原晚，霜寒雁序秋。遺衣今在寢，猶想未明求。」「每御中天座，猶思玉色溫。瑤階花自落，寶扇影空存。重感天休戚，欽承世及恩。欲階追述志，永紹裕陵尊。」「憶開王邸日，曾駐六龍飛。玉宇春初永，金盤露未晞。荊根方並秀，棣萼更交輝。今日承基序，追懷往事非。」夷夏已爭諷誦，萬國同聲。又君臣賡載，光絶前古。每賜宰臣詩，流傳至今。獨略載和篇，如《宣和玉宇》詩：「帝心少愒萬機勞，倚壑開門對寂寥。朱拱留雲晴入岫，碧岩竇月夜成瑤。泛桃出水花誰誤，乘鶴飛仙手可招。三十六天今第一，人天相際路非遙。」《西垣紫芝》詩：「華省宣猷合太和，國芝今已見祥多。親承雨露由黃闥，秀發瓊瑤上紫柯。自是堯階先有莢，敢同周畝旅歸禾。從臣休第甘泉頌，雲漢爲章帝作歌。」《和元宵賜

高麗》：「樓上珠明晝漏殘，樓前鼓吹半天寒。雲間列曜分千炬，木末行廚走百盤。近報車書通朔漠，好傳燈火到更安。玉霄簾捲天顏近，多少都人舉首看。」《角樓錫燕》：「初元後夜宴慈頒，闕角重來暖卻寒。妙舞蹁躚回鳳鑒，大弦嘈雜落珠盤。路由丹陛人誰到，身在半天心敢安。爛熳春光歌鼓盛，老年今似霧中看。」宣和庚子歲，上將祀方丘，積雨未解。至日，陰雲廓開，鑾輅出郊，都人士女，帷觀夾道，禮儀明備，盛無前此。玉色喜甚，降輅走筆，賜魯公詩曰：「偃武欣逢大有年，祗宮齋祓若冰淵。方虞作解濡青輅，可喜虛蟾湛碧天。多士三千鵷就列，都人百萬錦成川。祖宗基構持盈大，三載坤輿敢怠焉。」且命趣和以進，即應制曰：「鑾輅方丘接九年，帝誠蠲潔契心淵。鬼神雷雨朝中夜，星月旂常戴曉天。朱夏好風臨至日，霽光浮水見因川。聲明文物追千古，革陋承休莫大焉。」仰惟神化之妙，多成於頃刻，獨魯公以耆儒仰副帝澤，上每特出宸章，群臣莫望也。榮耀家庭，傳之無窮。大懼未廣，輒紀其一二，以見君臣相與之盛，詳見家集云。

《唐書・列女傳》：王珪微時，母盧氏嘗云：「子必貴，但未見汝與遊者。」珪一日引房玄齡、杜如晦過之。母曰：「汝貴無疑。」所載止此而已。質之少陵詩，事未究也。《送重表侄王砅》云：「我之曾老姑，爾之高祖母。」則珪母杜氏，非盧氏也。又云：「爾祖未顯時，歸爲尚書婦。隋朝大業末，房杜俱交友。長者來在門，荒年自糊口。家貧無供給，客位但箕箒。俄頃羞頗珍，寂寥人散後。人怪髻髮空，吁嗟爲之久。自陳剪髻鬟，粥市充杯酒。上云天下亂，宜與英俊厚。向竊窺數公，經綸亦俱有。次問最少年，虯髯十八九。子等成大名，皆因此人手。下云風雲合，龍虎一吟吼。願展丈夫雄，得辭兒女醜。秦王時在坐，真氣驚戶牖。及乎貞觀初，尚書踐台斗。夫人常肩輿，上殿稱萬壽。六宮師柔順，法則化妃后。至尊均嫂叔，盛事垂不朽。」其上下詳諦如此。且一婦人識真主於側微間，事尤偉甚。史缺失而繆誤，獨少陵載之，號「詩史」，信矣夫！

熙寧初，張侍郎掞以二府成，詩賀王文公。公和曰：「功謝蕭規慚漢第，恩從隗始詫燕臺。」示陸農師。農師曰：「蕭規曹隨，高帝論功，蕭何第一，皆摭故實。而『請從隗始』，初無『恩』字。」公笑曰：「子善問也。韓退之《鬥雞聯句》『感恩慚隗始』，若無據，豈當對『功』字耶？」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，爲倒置眉目，返易巾裳，蓋慎之如此。

張乖崖少時任俠擊劍，心溢六合，將遺世仙去，始與逸人傅霖詩：「寄語巢由莫相笑，此生終不羨輕肥。」晚歲罷成都，轉守宛丘，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：「語尚書青州傅霖。」閽吏走白。公曰：「傅先生天下士，汝何人？敢呼姓名！」霖笑曰：「別子一世，尚爾童心，是豈知世間有我哉？」公問何昔隱今出，霖曰：「子將去矣，來報子耳。」公曰：「詠亦自知之。」霖曰：「知復何言！」後一月，公薨。出入清都者久矣，及聞傅霖事，然後知其爲真仙無疑。余謂：若子房於黃石公，武侯於龐德公，李藥師於虯髯客，顏魯公於張志和，李太白於賀知章，少陵於司馬子微，文章跨古，功業蓋世，後者未嘗不遇寰宇外士，發發激厲而光華垣赫、悚動千古者，又豈特乖崖而已。世不尚師友而聞道者鮮矣。

本朝狀頭入相者，呂文穆公蒙正、王文正公曾、李文定公迪、宋元憲公庠。元憲登庸，知制誥石揚休賀以詩曰：「皇朝四十三龍首，身到黃扉止四人。」元憲大喜，持示同列。樞密副使王伯庸堯臣覽之，矍然色動，徐曰：「何不道『已四人』，而特言『止』，惜哉！」蓋伯庸實繼元憲魁天下士，然未幾薨於位。自慶曆距今，迄未有先多士而後大拜者，異哉！

杜子美《宿龍門》詩：「天闕象緯逼，雲臥衣裳冷。」黃魯直校本云：「王荊公言『天闕』當作『天閬』，對『雲臥』爲親切耳。」余嘗讀韋述《東都記》：龍門號雙闕，以與大內對峙，若天闕焉。此《宿龍門》詩也用「闕」字何疑？二公言詩固不同，於同處乃復爾耶！

歐陽公《歸田錄》論王建《霓裳詞》「弟子部中留一色，聽風聽水作《霓裳》」，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。余嘗觀唐人《西域記》云：「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，於大山間聽風水之聲，均節成音，後翻入中國，如《伊州》、《涼州》、《甘州》，皆自龜茲至也。」此説近之，但不及《霓裳》耳。鄭嵎《津陽門詩》注：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，聞樂歸，留寫其半。會西涼府楊敬遠進《婆羅門曲》，聲調吻同，按之便韻，乃合二者製《霓裳羽衣》；則知《霓裳》亦來自西域云。

蔡文忠公齊擢進士第一，以將作丞倅兗，將母之官，少年銳氣，日沉酣，以酒色廢務。賢良賈公 疎罔居郡中，屢謁不得見，因書一絶於屏間云：「聖君寵厚龍頭選，慈母恩深

鶴髮垂。君寵母恩俱未報，酒如爲患悔何追。」文忠見之，亟往泣謝，自是終身不飲酒。

《唐書・杜甫傳》：與李白、高適同登吹臺，概然莫測也。質之少陵《昔遊詩》：「昔者與高李，同登單父臺。」即知非吹臺。三人皆詞宗，果登吹臺，豈無雄詞傑唱著後世哉？

魯公嘗云：應制詩，人罕得體，獨少陵深踐閫域，如「翼亮貞文德，丕承戢武威」。「戢武威」，唐人猶間能道之，至「丕承」字，何人敢入詩？亦道所不到也。是真得應制體。不在於南金大貝，疊積滿前。前輩亦論，詩家何假金玉而後見富貴。東坡評王禹玉詩是「至寶丹」，何金珠玳瑁之多也。

作詩妙處在以故事敘實事，王文公尤高勝。熙寧中，華山圮，冰木稼。不久，韓魏公薨。公作詩：「木稼嘗聞達官怕，山頹果見哲人萎。」用孔子語「太山其頹乎」。《舊唐史》：寧王臥疾，引諺語曰：「木稼達官怕。」必大臣當之，吾其死矣。已而果然。此故事敘實事也。

嘉祐初，王文公、陸子履同在書林。日者王生一日見兩公，言介甫自此十五年出將入相。顧子履曰：「陸學士無背，仕宦齟齬多難，且壽不滿六十，官不至侍從。」皆如其言。子履死，家人悉夢云：「帝命同宋次道修官制，凡吾平生所著職官書，可盡焚之。」未幾，朝廷果修官制焉。文公在金陵追傷子履詩云：「主張壽祿無三甲，收拾文章有六丁。」用《管輅傳》謂弟辰曰：「吾背無三甲，腹無三壬，不壽之兆。」及退之「仙官勑六丁，雷電下取將」。此亦故事敘實事，而「三甲」、「六丁」，儼若天成也。

陶淵明意趣真古，清淡之宗。詩家視淵明，猶孔門視伯夷也。其集屢經諸儒手校，然有《問來使》篇，世蓋未見，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。詩云：「爾從山中來（一作『南山』），早晚發天目。我屋（一作『家』）南窗下，今生幾叢菊。薔薇葉已抽，秋蘭氣當馥。歸去來山中，山中酒應熟。」李太白《潯陽感秋》詩：「陶令歸去來，田家酒應熟。」其取諸此云。

薛許昌《答書生贈詩》：「百首如一首，卷初如卷終。」譏其不能變態也。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，不免氣骨寒局，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，抑揚高下，使氣宏拔，快字凌紙。又用事能破觚爲圓，剉剛成柔，始爲有功，昔人所謂縛虎手也。蘇子美《窮居和長安帥葉清臣見寄》：「玉帳夜嚴兵似水，茅齋春靜草如煙。」東坡嘗作詩：「天邊鴻鵠不易得，便令作對隨家雞。」又有「坐驅猛虎如群羊」 ，真佳語也。

二宋俱爲晏元獻門下士，兄弟雖甚貴顯，爲文必手抄寄公，懇求雕潤。嘗見景文寄公書曰：「莒公兄赴鎮圃田，同遊西池，作詩『長楊獵罷寒熊吼，太一波閑瑞鵠飛』，語意驚絶。因作一聯云：『白雪久殘梁複道，黃頭閑守漢樓船。』」仍注「空」字於「閑」之旁，批云：「二字未定，更望指示。」晏公書其尾云：「『空』優於『閑』。且見雖有船不御之意，又字好語健。」蓋前輩務求博約，情實純至如此。

李太白歷見司馬子微、謝自然、賀知章，或以爲可與神遊八極之外，或以爲謫仙人，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。後世詞人狀者多矣，亦間於丹青見之，俱不若少陵云：「落月滿屋梁，猶疑照顏色。」熟味之，百世之下，想見風采，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。

元豐中，王文公在金陵，東坡自黃北遷，日與公遊，盡論古昔文字，閑即俱味禪悅。公歎息謂人曰：「不知更幾百年，方有如此人物。」東坡渡江至儀真，《和遊蔣山詩》寄金陵守王勝之益柔，公亟取讀，至「峰多巧障日，江遠欲浮天」，乃撫几曰：「老夫平生作詩，無此二句。」又在蔣山時，以近製示東坡，東坡云：「若『積李兮縞夜，崇桃兮炫晝』，自屈、宋沒世，曠千餘年，無復《離騷》句法，乃今見之。」荊公曰：「非子瞻見諛，自負亦如此，然未嘗爲俗子道也。」當是時，想見俗子掃軌矣。

古人濡筆弄翰者，不貴雕文織采，過爲精緻，必先識題，則可識當否。知此乃可究工拙，不然，破的者鮮矣。嘗侍魯公燕居， 顧爲某曰：「汝學詩，能知歌、行、吟、謠之別乎？近人昧此，作歌而爲行，製謠而爲曲者多矣。且雖有名章秀句，若不得體，如人眉目娟好而顛倒位置，可乎？」余退讀少陵諸作者，默有所契，惟心語口，未嘗爲人語也。

人之好惡，固自不同。子美在蜀作《悶詩》曰：「捲簾唯白水，隱几亦青山。」若使余居此，應從王逸少語「吾當卒以樂死」，豈復更有悶耶？

王君玉琪詩務刻琢，而深淳獨至，高視古今。每云：「初學詩，易於形狀寫物，而難於題贈，至成一家言，則反此。」君玉《秋後蓮實詩》：「蠶寒冰繭瘦，蜂老露窠欹。」比興曲盡其妙也。他詩數百千首，字字清峙，讀之如咀冰嚼雪。若「寒魚不食清池釣，靜鷺頻驚小閣棋」，《聞角》詩「隴雁半驚天在水，征人相顧月如霜」之類是也。

王君玉謂人曰：「詩家不妨 間用俗語，尤見工夫。」雪止未消者，俗謂「待伴」。嘗有《雪詩》：「待伴不禁鴛瓦冷，羞明常怯玉鈎斜。」「待伴」、「羞明」皆俗語，而採拾入句，了無痕類，此點瓦礫爲黃金手也。

王仲至欽臣能詩，短句尤秀絶。初試館職，有詩云：「古木陰森白玉堂，長年來此試文章。日斜奏罷長楊賦，閑拂塵埃看畫牆。」王文公見之，甚歎愛，爲改爲「奏賦長楊罷」，且云「詩家語如此乃健」。是知妙手斡旋，不煩繩削而自合矣。

藥名詩，世云起自陳亞，非也。東漢已有「離合體」，至唐始著「藥名」之號，如張籍《答鄱陽客》「江皐歲暮相逢客，黃葉霜前半夏枝。子夜吟詩向松桂，心中萬事喜君知」是也。

集句自國初有之，未盛也。至石曼卿，人物開敏，以文爲戲，然後大著。嘗見手書《下第偶成》：「一生不得文章力，欲上青雲未有因。聖主不勞千里召，嫦娥何惜一枝春。鳳凰詔下雖霑命，豺虎叢中也立身。啼得血流無用處，着朱騎馬是何人？」又云：「年去年來來去忙，爲他人作嫁衣裳。仰天大笑出門去，獨對東風舞一場。」至元豐間，王文公益工於此。人言起自公，非也。

丹陽焦山斷崖石《瘞鶴銘》，字雄強如倚劍戟，書之冠冕也；或傳爲王逸少。自晉迄唐，

論書者未嘗及之，而碑言華陽真逸撰。歐陽文忠公《集古跋》云：「顧況道號。」蘇子美詩：「山陰不見換鵝經，京口空傳《瘞鶴銘》。」真作右軍書矣。余讀《道藏・陶隱居外傳》：隱居號華陽真人，晚號華陽真逸。道書言華陽金壇之地，第八洞天，東北門在潤州境也。丹陽與茅山地相犬牙。又三茅，陶故居，則《瘞鶴銘》爲隱居不疑。歐陽公精識絶世，於是正尤審，一質以意乃誤，是以君子慎於傳疑也。又碑旁小碣刻詩云：「江外水不凍，今年寒苦遲。三山在何許？欲到風引歸。」後題「丹陽掾王瓚作」。近時發地，復得一小石云：「縱步不知遠，夕陽猶未回。好花隨意發，流水趁人來。」二碑字類《瘞鶴銘》，殊不可考。余嘉其清綺，並錄之云。

《榭萱錄》云：「杜子美自負其詩，鄭虔妻病瘧，過之云：當誦予詩，瘧鬼自避。初云『日月低秦樹，乾坤繞漢宮』；不愈，則誦『子章髑髏血糢糊，手提擲還崔大夫』；又不愈，則誦『虯鬚似太宗，色映塞外春』。若又不愈，則盧、扁無如之何。」此唐末俗子之論。少陵與虔結交，義動死生。若此乃昨暮小兒語耳，萬無此理。「虯鬚似太宗」，乃《八哀詩》謂汝陽王璡也。璡雖死先於虔，而《八哀詩》乃鄭虔輩沒後同時作，則虔不及見此詩明矣。

詩之聲律，至唐始成。然亦多原六朝旨意，而造語工夫，各有微妙。何遜《入西塞詩》：「薄雲岩際出，初月波中上。」至少陵《江邊小閣》則云：「薄雲岩際宿，孤月浪中翻。」雖因舊而益妍，此類獺髓補痕也。《玉臺集序》：「金星將婺女爭華，麝月與嫦娥競爽。」北齊碑云：「浮雲共嶺松張蓋，秋月與岩桂分叢。」庾子山《馬射賦》：「落花與芝蓋齊飛，楊柳共春旗一色。」王勃《滕王閣記》：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」薛逢云：「原花將晚照爭紅，怪石與寒流共碧。」「銀章與朱紱相輝，熊軾共隼旗爭貴。」語意互相剽竊，所謂左右拔劍，彼此相笑，於少陵精粗有間矣。學者當知古人所謂須機杼自成一家風骨，不可與人同生共活也。

杜少陵云：「作詩用事，要如釋氏語：水中着鹽，飲水乃知鹽味。」此説詩家密藏也。如「五更鼓角聲悲壯，三峽星河影動搖」。人徒見凌轢造化之氣，不知乃用事也。《禰衡傳》：「撾漁陽摻，聲悲壯。」《漢武故事》：「星辰影動搖，東方朔謂民勞之應。」則善用故事者，如繫風捕影，豈有迹耶？此理迨不容聲，余乃顯言之，已落第二矣。

都人劉克者，窮該典籍，人有僻書疑事，多從質之。嘗注杜子美、李義山集，與客論云：「子美《人日詩》：『元日至人日，未有不陰時。』人不能知。四百餘年來，唯子美與克會耳。」因取書示客曰：「此方朔占書也。歲旦至八日：一雞、二犬、三豕、四羊、五牛、六馬、七人、八穀。其日晴，所主之物育，陰則災。少陵意謂天寶流離，四方雲擾幅裂，人物歲歲俱災，此豈《春秋》書『王正月』意耶？」深得古人用心如此。

作詩者，陶冶物情，體會光景，必貴乎自得。蓋格有高下，才有分限，不可強力至也。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，見秦王則戰掉失色；淮南王安，雖爲神仙，謁帝猶輕其舉止。此豈由素習哉？余以謂少陵、太白，當險阻艱難，流離困躓，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；至於羅隱、貫休，得意偏霸，誇雄逞奇，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。乃知天稟自然，有不能易者也。

李義山《雜纂》，品目數十，蓋以 文滑稽者。其一曰「殺風景」，謂清泉濯足、花上曬褌、背山起樓、燒琴煮鶴、對花飲茶、松下喝道。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潁，以惠山泉烹茶注，從容置酒，賦詩曰：「稽山新茗綠如煙，靜挈都藍煮惠泉。未向人間殺風景，更持醪醑醉花前。」王文公元豐末居金陵，蔣大漕穎叔夜謁公于蔣山，騶從甚都。公取「松下喝道」語戲之：「扶衰南陌望長楸，燈火如星滿地流，但怪傳呼殺風景，豈知禪客夜相投。」自此「殺風景」之語頗著於世。

讀書天下難事，著功有淺深耳。唐人以詩爲專門之學，雖名世善用古事者，或未免小誤。如王摩詰詩：「衛青不敗由天幸，李廣無功緣數奇。」「不敗由天幸」，乃霍去病，非衛青也。《去病傳》云：「其軍嘗先大將軍，亦有天幸，未嘗困絶。」意有「大將軍」字，誤指去病作衛青爾。李太白「山陰道士如相訪，爲寫《黃庭》換白鵝。」乃《道德經》，非《黃庭》也。逸少嘗寫《黃庭》與王修，故二事相紊。杜牧之尤不勝數。前輩每云：「用事雖了在心目間，亦當就時討閱，則記牢而不誤。」端名言也。

丹青吟詠，妙處相資。昔人謂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者，蓋畫手能狀，而詩人能言之。唐有《盤車圖》，畫重崗複嶺，一夫驅車山谷間。歐陽賦詩：「坡長阪峻牛力疲，天寒日暮人心速。」又南唐畫號《四暢圖》，其一剔耳者，曲肘仰面作挽弓勢；一搔首者，使小青理髮，趺坐頫首，兩手置膝作輪指狀。魯直題云：「剔耳厭塵暄，搔頭數歸日。」

且畫工意初未必然，而詩人廣大之。乃知作詩者徒言其景不若盡其情，此題品之津梁也。

唐人吊杜子美：「賦出三都上，詩須二雅求。」蓋少陵遠繼周詩法度。余嘗以經旨箋其詩云：「『與奴白飯馬青蒭』，雖不言主人，而待奴、馬如此，則主人可知。與《詩》所謂『言刈其楚，言秣其馬』；『言刈其蔞，言秣其駒』同意。又『小城萬丈餘，大城鐵不如』，則小城難爲高、大城難爲堅故也。正得古人著書互相備意。」

歐陽文忠公曰：「爲文要當做不盡，乃有餘味。」又曰：「爲文之體，初欲奔放，抗志氣於八極之表，久當收節，使簡嚴正，或時肆發以自舒，勿拘一體，則盡善矣。」其論梅聖俞詩曰：「譬如妖韶女，老自有餘態。又如食橄欖，真味久愈在。」公文章周流天壤，斯文主盟，信不誣已。

黃魯直嘗語嗜學者：「少陵論吳道子畫云：『前輩吳生遠擅場。』蓋古人於能事不獨近跨時輩，要須於前輩中擅場耳。」

晏元獻守汝陰，梅聖俞自都下特往見之，劇談古今作詩體製。聖俞將行，公置酒潁河上，因言古今章句中全用平聲，製字穩帖，若神施鬼設者，如「枯桑知天風」是也，恨未見側字詩。聖俞既引舟，遂作五側體寄公：「月出斷岸口，影照別舸背。且獨與婦飲，頗勝俗客對。月漸上我席，暝色亦稍退。豈必在秉燭，此景已可愛。」此詩家一種事也。

少陵《飲中八仙歌》用韻，「船」字、「眠」字、「天」字各二用，「前」字凡三，於古未見其體。余嘗質之叔父文正，曰：「此歌分八篇，人人各異，雖製重韻無害，亦周詩分章意也。」握牘吮墨者，可不知乎。

三吳僧義海，朱文濟孫，以琴世其業，聲滿天下。歐陽文忠公嘗問東坡：「琴詩孰優？」坡答以退之《聽穎師琴》。公曰：「此祇是聽琵琶爾。」或以問海，曰：「歐陽公一代英偉，何斯人而斯誤也。『昵昵兒女語，恩怨相爾汝』，言輕柔細屑，真情出見也；『劃然變軒昂，勇士赴敵場』，精神餘溢，竦觀聽也；『浮雲柳絮無根蒂，天地闊遠隨飛揚』，縱橫變態，浩乎不失自然也；『喧啾百鳥群，忽見孤鳳凰』，又見穎孤絶，不同

流俗下俚聲也；『躋攀分寸不可上，失勢一落千丈強』，起伏抑揚，不失故常也。皆指下絲聲妙處，惟琴爲然。琵琶格上聲，烏能爾耶？退之深得其趣，未易譏評也。」東坡後有《聽賢師琴詩》：「大弦春溫和且平，小弦廉折亮以清。平生不識宮與角，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。門前剝啄誰扣門？山僧未閑君勿瞋。歸家且覓千斛水，洗淨從來箏笛耳。」詩成，欲寄歐公而公亡，每以爲恨。客復問海，海曰：「東坡詞氣，倒山傾海，然亦未知琴。『春溫和且平，廉折亮以清』，絲聲皆然，何獨琴也；又特言大小琴聲，不及指下之韻。『牛鳴盎中雉登木』，概言宮角耳，八音宮角皆然，何獨絲也？」聞者以海爲知言。余嘗考今昔琴譜，謂宮者非宮，角者非角。又五調疊犯，特宮聲爲多，與五音之正者異，此又坡所未知也。

東漢之士尚名節，不以死生易其節，顧豈同小夫以利害錙末動心？風教之善，歆豔後世。余謂嚴子陵有以激厲其端也。權德輿作《嚴子陵》詩曰：「潛驅東漢風，日使薄者淳。」此語典刑可嘉。

卷中

王文穆欽若未第時，寒窘，依幕府家。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，一日晚，過其舍。左右不虞王至，亟取紙屏障風。王顧屏間一聯「龍帶晚煙離洞府，雁拖秋色入衡陽」，大加賞愛，曰：「此語落落有貴氣，何人詩也？」對曰：「某門客王欽若。」王遽召之，見其風度。其後信任頗專，致位上相。風雲之會，實基於此焉。

魯公在玉堂七年，屢草大典冊，余近類比，逮歲餘方成編，薦紳類能傳頌。如《春帖子》：「三十六宮人第一，玉樓春困夢熊羆。」「龍燭影中猶是臘，鳳簫聲裏已吹春。」世傳蔣穎叔之作，殆非也。

宋元憲公始拜內相，望重一時，且大用矣。同列譖其姓宋而郊名，非便。公奉詔更名庠，意殊怏怏不滿。會用新名移書葉道卿清臣，仍呼同年。葉戲答公曰：「清臣，宋郊榜第六中選。遍閱《小錄》，無宋庠者，不知何許人。」公因寄一絕自解：「紙尾勤勤問姓名，禁林依舊玷華纓。莫驚書錄題臣向，即是當時劉更生。」

韓退之《宿龍門灘》詩：「浩浩復湯湯，灘聲抑更揚。」黃魯直曰：「退之裁聽水句尤工切，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，非諳客裏夜臥，飽聞此聲，安能周旋妙處如此？」

今昔文士不善詩者，唐有李習之、皇甫持正，本朝則尹師魯。習之有《贈藥山惟儼禪師》絕句、《送毛仙翁》詩。後爲鄭州，有《塘渠》詩。而劉貢父不記爲鄭，乃謂自一李翺，非習之。余謂唐固有同姓名者，此真翺詩也。然習之三詩外，獨退之《遠遊聯句》中「韓孟正並驅，爭先時習之」上一聯云：「前之詎灼灼，此去信悠悠。」乃復更無他語。王深父回嘗戲曰：「度習之聯句，見其思索枯澀，退之必曰：『公道不去矣，不若罷休。』」此前輩雅戲也。

杜少陵文自古奧，如「九天之雲下垂，四海之水皆立。」「忽翳日而翻萬象，卻浮空而留六龍。」萬舞淩亂，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，其語皆磊落驚人。或言無韻者不可讀，是大不然。東坡《有美堂》詩：「天外黑風吹海立，浙西飛雨過江來。」蓋出此。或謂東坡不喜老杜古文，今復何如？余謂不示人以璞之意。嘗有客遊有美堂，坐上誦此句，或曰：「『風吹海立』，世間豈有是理？」此尤可笑也。

歐陽文忠公語人曰：「修在三峽賦詩：『春風疑不到天涯，二月山城未見花。』若無下句，則上句直不見佳處；並讀之，便覺精神頓出。」文章難評如此，要當著意詳味之耳。

張亶誠甫，洛陽人，仕熙寧中，超詣不群。一日，病得愈，夢行太空中，聞天風海濤，聲震林木。徐見海中樓闕金碧，半雲霞中，覺髣髴皆爽氣。頃列瓊裾琅珮者數百人，相與間坐，揖亶，出軸紙請賦。視筆硯，皆碧玉色。且誡曰：「此間文章，要似隱起鸞鳳，當與織女機杼分巧，過是乃人問語耳。」亶成一絕：「天風吹散赤城霞，染出連雲萬樹花。誤入醉鄉迷去路，傍人應笑亦忘家。」群仙駢首伸紙爭玩味。一人曰：「子詩佳絕，未免近凡。」酌酒一杯，極甘寒，忽覺身墮千仞之山，恍然而寤。

東坡云：「歐公喜古人『竹徑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』、『柳塘春水慢，花塢夕陽遲』，自言終身學不能到。此固佳句，特鳳凰一毛耳。公之才若垂天之雲，彼何足道？豈厭八珍乃喜螺蛤耶？」

國初，宋琪、沈義倫俱在黃閣。時久旱，既雨，復不止。廣陌塗掉，琪厭之，謂義倫曰：「可謂『燮成三日雨』。」義倫遽對曰：「調得一城泥。」藝祖知而鄙大臣之不學。楊徽之聞而抵掌曰：「不意中書再生沈、宋。」

張籍《寒食內宴》詩：「朝光瑞氣滿宮樓，絲纛魚龍四面稠。廊下御廚分冷食，殿前香騎逐飛毬。千官盡醉猶教坐，百戲皆呈未放休。共喜拜恩侵出夜，金吾不敢問行由。」

乃知唐清明亦宴百官，皆冷食。又見宴設有至夜而罷者。大抵唐人多喜言榮遇故事，此詩是已。

洞庭天下壯觀，自昔騷人墨客鬥麗搜奇者尤眾，如「水涵天影闊，山拔地形高」，又「四顧疑無地，中流忽有山」、「鳥飛應畏墮，帆遠卻如閑」，皆見稱於世。然未若孟浩然「氣蒸雲夢澤，波動岳陽城」，則洞庭空闊無際、氣象雄張如在目前。至讀杜子美詩，則又不然：「吳楚東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」不知少陵胸中吞幾雲夢也。

李太白秀逸獨步天下，其遺篇世多傳之，獨近人有見其仙去後詩，略云：「斷崖如削瓜，嵐光破崖綠。天河從中來，白雲漲川谷。玉案勅文字，世眼不可讀。攝身臨青霄，松風拂我足。」又云：「舉袖露條脫，招我飯胡麻。」真雲煙中語也。

蘄州黃梅縣峰頂寺，在水中央，環伏萬山，人迹所罕到。曾子山阜爲令時，因事登其上，見梁間一榜，塵暗粉落，蛛絲蒙罥，幾不可讀。滌拂之，乃謫仙詩也：「夜宿峰頂寺，舉手捫星辰。不敢高聲語，恐驚天上人。」世傳楊文公初時詩者，誤矣。

國初僧贊寧，鴻博能文，善品藻。評雍陶《鷺鷥篇》「立當青草人先見，行傍白蓮魚未知」，此固佳對，然他語多直滯，雅不相當。大抵詩章妍媸不勻，獨中間隻句警拔，正類兩體夫肩輿，翠中著西施也。

高英秀者，吳越國人，與贊寧爲詩友，口給，好罵滑稽，每見眉目有異者，必噂短於其後，人號「惡喙薄徒」。嘗譏名人詩病云：「李山甫《覽漢史》：『王莽弄來曾半破，曹公將去便平沉。』定是破船詩。李群玉《詠鷓鴣》：『方穿詰曲崎嶇路，又聽鉤輈格磔聲。』定是梵語詩。羅隱曰：『雲中雞犬劉安過，月裏笙歌煬帝歸。』定是見鬼詩。杜荀鶴曰：『今日偶題題似著，不知題後更誰題。』此子詩也。不然，安有四蹄？」贊寧笑謝而已。

歐陽公《歸田錄》：「王建《宮詞》，多言唐宮中事。群書缺記者，往往見其詩曰。如：『內中數日無呼喚，傳得滕王《蛺蝶圖》。』滕王元嬰，高祖子，史不著所能，獨《名畫記》言善畫，亦不云工蛺蝶。」所書止此。殊不知《名畫記》自紀嗣滕王、湛然善花鳥蜂蝶。又段成式著《酉陽雜俎》亦云：「嘗見滕王蝶圖，有名江夏班、大海眼、小海眼、菜花子。」此蓋湛然，非元嬰也。孰謂張彥遠不載耶？

王建《宮詞》：「魚藻宮中鎖翠蛾，先皇行處不曾過。如今池底休鋪錦，菱角雞頭積漸多。」或問池底鋪錦事，余答曰：「此見李石《開成承詔錄》，文宗論德宗奢靡云：『問得禁中老宮人，每引流泉，先於池底鋪錦。』則知建詩皆摭實，非鑿空語也。」

王介甫、歐陽永叔、梅聖俞，皆一時聞人。坐上分題賦虎圖，介甫先成，眾服其敏妙。永叔乃袖手。或以問余，余答曰：「此體杜甫《畫鶻行》耳。」問者爲然。大抵前輩多模取古人意，以紓急解紛，此其一也。

王師吊伐江左，城將破。或夢丱角女子行空中，以巨篚篚物，散落如荳，著地皆成人。問其故，曰：「此當死於難者。」後見一貴人，盛冠服，繼墮於地。云：「此徐舍人也。」既寤，聞徐鐺死圍城中。王文公兄弟在金陵《和王徽之晳登高齋》詩，押「篚」字。平甫曰：「當時徐氏擅筆墨，夜圍夢墮空中篚。」此事奇譎，而盤屈強韻中，可謂縛虎手也。

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，未就而城破。「櫻桃落盡春歸去，蝶翻金粉雙飛，子規啼月小樓西。曲瓊金箔，惆悵捲金泥。門巷寂寥人去後，望殘煙草低迷。」余嘗見殘稿點染晦昧，心方危窘，不在書耳。藝祖云：「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，豈爲吾虜也。」

詩家情致，人自一種風氣。山林鍾鼎與夫道釋流語，有不可易者。如事帶方外，俗謂有蔬筍氣；辭旨凡拙，則謂學究體。范謙叔致虛居方城，有高士館於家，自言昔乃白髮社翁，遇師授以神藥。今年踰下壽，顏渥如丹，有孺子色。既久告歸，留一絕，末句云：「莫訝杖藜歸去早，舊山閑卻一溪雲。」此真道人家風格也。

東坡嘗云：「僧詩要無蔬筍氣。」固詩人龜鑒，今時誤解，便作世網中語。殊不知本分風度、水邊林下氣象，蓋不可無。若淨洗去清拔之韻，使真俗同科，又何足尚？要當弛張抑揚，不滯一隅耳。齊己「春深遊寺客，花落閉門僧」，惠崇「曉風飄磬遠，暮雪入廊深」之句，華實相副，顧非佳句耶？天聖間，閩僧可仕頗工章句，有《送僧詩》：「一鉢即生涯，隨緣度歲華。是山皆有寺，何處不爲家。笠重吳天雪，鞋香楚地花。他年訪禪室，寧憚路岐賒。」亦非食肉者能到也。

王文公見東坡《醉白堂記》，徐云：「此定是韓、白優劣論。」東坡聞之曰：「不若介甫《虔州學記》，乃學校策耳。」二公相誚或如此，然勝處未嘗不相傾慕。元祐間，東坡奉祠西太乙，見公舊題：「楊柳鳴蜩綠暗，荷花落日紅酣，三十六陂春水，白頭想見

江南。」注目久之曰：「此老野狐精也。」

吳越王錢鏐時，宰相皮光業以詩爲己任，嘗得一聯：「行人折柳和輕絮，飛燕銜泥帶落花。」自負警策，哦示同僚，眾爭歎譽，以謂駢珠疊玉。元帥判官裴光約者，強項之士，抗聲曰：「二句偏枯不爲工，蓋柳當有絮，泥或無花故耳。」此誠詞人膏肓也。

少陵寓同谷縣，作《七歌》。其四云：「鳴呼四歌兮歌四奏，竹林爲我啼清晝。」乃古本也。後注詩者更作「林猿」，今本皆依之。崇寧間，有貢士自同州來，籠一禽，大如雀，色正青，善鳴。間其名，曰：「此竹林鳥也。」少陵於詩，目必紀其處，以明風俗萬物，詔於後人，豈易改耶？余得之於朋友間云。

王文公歸金陵，四方種學緝文之士多歸之。一經題品，號爲 「雲霄中人」。嘗有徹名自稱詩客者見公，四坐笑曰：「此罌水詫海漢也。」客云：「某學有年，稿山筆塚矣，恨未耦知者耳。願受一題。」公曰：「古今詠物，獨未有沙詩，生能賦此乎？」乃韻曰「星」。客應聲曰：「茫茫黃出塞，漠漠白鋪汀。鳥散風回篆，潮平日射星。」公厚禮之。

元厚之生平嗜富貴，不喜處外，而轉徙牧守，意多觖望。比再領長樂，親舊祖道都門，勉以東閩盛府，百僚所聚，且壑源之茗，泉南之甘，烏石之荔子，珍絕天下，溪山風物，足以遊衍。厚之下車，寄詩謝之：「丹荔黃甘北苑茶，勞君誘我向天涯。爭如太液樓邊看，池北池南總是花。」

名山福地，古來題詠傳諷於世者尤鮮。緱氏王子晉升仙之地，有祠在焉。像設塵昏，奠獻不繼，然宛存山川古色。鄭工部文寶嘗題一絕：「秋陰漠漠秋雲輕，緱氏山頭月正明。帝子西飛仙馭遠，不知何處夜吹笙。」後晏元獻守洛，過見之，取白樂天語書其後云：「此詩在在有神物護持。」

黃魯直自黔南歸，詩變前體，且云：「要須唐律中作活計，乃可言詩。如少陵淵蓄雲萃，變態百出，雖數十百韻，格律益嚴謹，蓋操制詩家法度如此。」余觀魯直《和吳餘干廖明略白雲亭燕集詩》：「江靜明花竹，山空響管弦。風生學士院，雲繞令君筵。百越餘生聚，三吳遠接連。庖霜刀落膾，執玉酒明船。葉縣飛來舄，壺公謫處天。酌多時暴諧，舞短更成妍。唯我孤登覽，觀詩未究宣。空餘五字賞，又似兩京然。醫是肱三折，官當歲九遷。老夫看鏡裏，衰白敢爭先？」直可拍肩挽袂矣。

黃魯直貶宜州，謂其兄元明曰：「庭堅筆老矣，始悟抉章摘句爲難。要當於古人不到處留意，乃能聲出眾上。」元明問其然，曰：「某近詩『醉鄉閑處日月，鳥語花間管弦』是也。」此優入詩家藩閫，宜其名世如此。

李邯鄲仁廟朝嘗有題《周朝三陵》詩，其《恭帝陵》云：「弄耜牽車挽鼓催，不知門外倒戈回。荒榛斷隴可三尺，誰道房陵半仗來。」後爲敵家所訐，以誣訕得罪。余外氏徐有仕治平間者，因霖潦戲作賦：「求晴霽而終朝禮佛，放朝參而隔夜傳宣。泥塗盡沒於街心，不通車馬；波浪得平於橋面，難渡舟船。」盛傳都下。執政者持以丐罷，徐遂坐貶。崇寧間，徐之侄、邯鄲之孫同舍太學，敘家世，李云：「足下伯父乃爾能賦乎？」徐遽答曰：「令祖尤會作詩。」一坐絶倒，以爲名對。然以此戲，則過矣。

嘉祐初，歐陽公、王禹玉珪、梅公儀摯、韓子華絳、范景仁鎮，五人名在當世，同掌春闈，有《禮部唱和》傳落華夏。時梅聖俞爲其屬，有《閱進士就試》云：「萬蟻戰酣春晝永，五星明處夜堂深。」舉子戲曰：「主文自目爲星，我輩爲蟻，此試官謙德也。」

南唐雖僭僞一方，風流特甚，逮今楮墨書畫，皆爲世寶，人物文章，勝妙非特此。至於西蜀歐陽炯、長沙徐仲雅輩，亦不凡也。余嘗愛徐《宮詞》云：「內人曉起怯春寒，輕揭朱簾看牡丹。一把柳絲收不得，和風搭在玉欄杆。」其富貴瀟灑，可謂兩得矣。

徐州燕子樓直郡舍後，乃唐節度使張建封爲侍兒盼盼者建，白樂天贈詩自誓而死者也。陳彥升嘗留詩，辭致清絶：「僕射荒阡狐兔遊，侍兒猶住水西樓。風清玉簟慵欹枕，月好珠簾懶上鈎。寒夢覺來滄海闊，新愁吟罷紫蘭秋。樂天才似春深雨，斷送殘花一夕休。」後東坡守徐，移書彥升曰：「《彭城八詠》如《燕子樓》篇，直使鮑、謝斂手，溫、季變色也。」

袁陟世弼，豫章人。韓魏公、歐陽文忠公、劉原父、王文公，皆其知友。丱角時能詩，天才秀穎，有唐人風。嘉祐問，終秘書丞。且死，上《建儲議》，又自誌其墓，爲《哀詞》曰：「青靄千峰暝，悲風萬木呼。其誰挂寶劍，應有奠生芻。皓月終宵隕，長松半壑枯。泉聲吾所愛，能到夜臺無？」讀者深悼惜之。王文公嘗手寫陟《贈郭祥正》詩：「方山憶共泛金船，屈指於今五六年。風送梨花吹醉面，月和溪水上歸鞭。浮生聚散應難料，末路窮通盡偶然。欲問故人牢落事，粗裘深入白雲眠。」陟自號遯翁，有集十卷。

盧秉，元豐間有能詩聲，嘗臥疾夢入古祠。祠有大池，島嶼森列，錦衣繡幘者維馬繽紛

數十百人。問之，曰：「未央宮也。」頃一綠衣中使亟召盧。過池，至大殿，坐木土偶數十，率丈餘。丹綠陳落，而笑語高徹。旁一人引盧就坐，給筆札，命賦《宮詞》。既寤，記其半。是向午，復昏絶，又續其夢。中夜而興，乃盡得其詩：「絮撲芙蓉苑，萍開太液波。黃頭吹玉笛，擢影落天河。」「草染天邊碧，花勻日腳紅。須知親帝澤，不必籍春工。」「花萼蜂兒影，簾旌燕子風。遊絲避金葆，吹過紫垣東。」「翠環雙鳳帶，小隊五花蹄。十二龍鈎捲，梨花爛熳時。」「花蒂流金水，知從秘苑來。春風如解意，不敢起纖埃。」「粉蝶非仙骨，隨風過苑牆。穿花不敢採，應怯內家香。」「沉沉雨過宮槐綠，寂寂春殘輦路香。細想人間無此景，夜來魂夢到昭陽。」「迎春新燕尾纖纖，拂柳穿花掠翠簷。聞道藥宮三十六，美人爭爲捲珠簾。」「蓬萊風蹙水紋斑，月鍰風廊四百間。雲外蹕聲穿嶺去，行宮簇馬望驪山。」「落絮濛濛立夏天，樓前槐影葉初圓。傳聞紫殿深深處，便有春風入舜弦。」明年，病夢如昨，聽《霓裳》三獻。覺而語家人曰：「《霓裳》聲絶人世矣。」又云：「三獻，吾能久乎？」已而果卒。余觀前人辭章不正者，類托之夢兆。此特明白怪奇如是，殆不可理推也。

鍾弱翁傅帥平涼，戎事有間，延賓客。一日，有方士偕眾通謁，幅巾，衣白紵，短不掩骭，氣局廣深，進退從容中度，從牧童牽黃犢立庭下。弱翁異之，指牧童曰：「道人頗能賦此乎？」笑曰：「不煩我語，是兒能之。」牧童方擘牋放筆大書曰：「草鋪橫野六七里，笛弄晚風三四聲。歸來飽飯黃昏後，不脫簑衣臥月明。」既去，郡人皆見方士擔兩大甕，長歌出郭，迹之不見。章質聞者，曰：「甕乃兩口，豈洞賓耶？」

蜀道山川雄天下，至遂昌，遽見萬峰競秀，如排戶牖而林立矣。家君紹聖初召還成都，盛夏過之，小憩官舍。舍依山，有亭曰寶峰，俯泉石，枕林谷。蘭森清泠，洗然忘倦，遂留詩，涉筆立成：「我行畏暑途，遵莽乘夜驁。霞散赤雲朝，雨暝炎風暮。駕言止益昌，陟彼寶峰路。有亭作者誰？□□□□□。逍遙步庭際，天宇在一顧。嘉川指掌平，劍嶺若跬步。執熱欲以濯，涼颸生牖戶。維南面崇崗，曉日披重霧。鳴鼉靜岩壑，好鳥啼幽樹。十年遍四方，嘗懷百憂慮。徜徉散疏襟，邂逅慰羈寓。人生異憂樂，所樂惟所趣。我樂殊未央，不如早歸去。」至今每云，適意處無如此。

歐陽文忠公文章道術爲學者師，始變楊、劉體，不泥古陳。然每用事間鈎深出奇以示學者，如《謝寄牡丹》：「爾來不覺三十年，歲月纔如熟羊胛。」用史載海東有國曰骨利幹，地近扶桑。國人初夜煮羊胛，方熟而日已出，言其疾也。

韓偓詩：「鵝兒唼喋雌黃觜，鳳子輕盈膩粉腰。」不記「鳳子」定是何物。或問余，姑

以「蝶」應之，問者依違而已。退念藏書數萬，不能貯心，亦病也。徐悟乃崔豹《古今注》耳，謂蛺蝶大者爲鳳子。此非幽經僻説，尚爾不記，故知學者要當博讀古今，又能強記，始可言詩耳。

卷下

潁陽石唐山一峰，特峙勢雄秀，獨支徑通絶頂，有石室，邢和璞算心處也。治平中，許昌齡安世諸父早得神仙術，杖策來居，天下傾焉。後遊太清宮，時歐陽文忠公守亳社。公生平不肯佛老，聞之，要致州舍，與語，豁然有悟，贈之詩曰：「綠髮青瞳瘦骨輕，飄然乘鶴去吹笙。郡齋獨坐風生竹，疑是孫登長嘯聲。」公集中許道人、石唐山隱者，皆昌齡也。一日，公問道，許告以公屋宅已壞，難復語此，但明了前境，猶庶幾焉，且道公昔遊嵩山見神清洞事。公默有所契，語秘不傳。後公歸汝陰，臨薨，以詩寄之：「石唐仙室紫雲深，潁陽真人此算心。真人已去升寥廓，峨峨岩花自開落。我昔曾爲洛陽客，偶向岩前坐磐石。四字丹書萬仞崖，神清之洞鎖樓臺。雲深路絶無人到，鸞鶴今應待我來。」又嘗手書昌齡詩：「南莊相對北莊居，更入深山十里餘。幽路每尋樵徑上，真心還與世情疏。雲中犬吠流星過，天外雞鳴曉日初。昨日有人相問訊，旋將落葉寫回書。」讀此可想見其人矣。神清洞，世固詳其事，而昌齡尤瑰異，信公真神仙中人也。

王黃州禹偁始居濟陽，父本行磨家。時畢文簡公士安爲州從事，元之七歲，一日，代其父輸面，至公宇，立庭下，應對不懾。文簡方命諸子屬對，云：「鸚鵡能言爭似鳳？」文簡因曰：「童子口舌喧呶，顧能對此乎？」意惡犯分而譏之。元之抗首應聲曰：「蜘蛛雖巧不如蠶。」復涵諷意報文簡。文簡歎曰：「子精神滿腹，將且名世矣。」其後與公接武朝廷焉。

宋元憲公鎮河陽，嘗坐麗譙，俯大河，得句云：「舟從底柱過。」咀味口吻間，久不能對。一日再至，望太行諸峰森峙，雲物如湧，遂續云：「雲自太行來。」此皆對景得之，天成混然，爲一篇警策，豈矜持與不用意便有妍媸耶？

王文公云：「李漢豈知韓道之，緝其文，不擇美惡。有不可以示子孫者，況垂世乎？」以此語門弟子，意有在焉，而其文迄無善本。蓋鬻書者誇新遂利，牽多亂真，如「春殘葉密花枝少，睡起茶多酒盞疏」，「吾皇英睿超光武，上將威名得隗囂」，皆元之詩也。《全陵獨酌》「西江雪浪來天際」，《寄劉原父》「君不見，翰林放逐蓬萊殿」，王君玉詩也。「臨律豔豔花千樹」，「天末海門橫北固」，「不知朱戶鎖嬋娟」，皆王平甫

詩也。此類不勝數。眾所傳諷者，多非公句；余每歎惜於斯云。

魯公文章，世仰雄傑，至裁長短句，兼有昔人風流清婉體趣。嘗有車駕祓禊西池，擬應制曰：「華林芳晝，春水綠漪，全池瓊苑韶景麗。千重錦繡，萬頃玻璃，鋪淨練，長虹跨浪，非煙非霧，一簇樓臺，水面鷁首鞦韆。波舴艋，驚魚潛鷗遠。君王共樂，星列羽衛，修禊豫游水殿。凝望處，珊瑚鞭裊，天驥將軍遵路款。雲鐃迅棹，風旗疊鼓，矯首龍舟出岸。時乘殿外，寶津樓下，見華芝回輦。三斛力引雕弓，百中穿楊神武箭。長空望羽，縹緲雲中落雁。九衢十里花光轉，萬歲聲鼇抃。洛浦人歸，瑤池飲散，有鶯啼蝶戀。」丙申歲閏元宵，應制曰：「閏餘三五輕寒峭，雪過晴雲如掃。天仗下，臨蓬島，正耐鶯花繞。華芝回輦端門道，萬炬燭龍銜耀。樓上風傳語笑，歸似鈞天覺。」又《憶鳳凰家山》云：「幽牕小砌西湖住，青嶂排雲入戶。檻外長江東注，芳草天涯路。別來松菊應如故，花落花開幾度。惆悵未能歸去，入似桃源誤。」《和人對月》詞：「冰輪透幕，夜光寒，雲水浸欄杆。十分正好，寶庭未滿，半砌初殘。家在武陵青嶂下，今共白雲閑。會須他日，手攜桂影，坐對青山。」凡數十百解，類如此，見本集云。

歐陽文忠公嘉祐中見王文公詩：「黃昏風雨暝園林，殘菊飄零滿地金。」笑曰：「百花盡落，獨菊枝上枯耳。」因戲曰：「秋花不比春花落，爲報詩人仔細吟。」文公聞之，怒曰：「是定不知《楚辭》云『飡秋菊之落英』，歐陽公不學之過也。」文人相輕，信自古如此。

紅梅清豔兩絕，昔獨盛於姑蘇，晏元獻始移植西崗第中，特珍賞之。一日，貴遊賂園吏，得一枝分按，由是都下有二本。公嘗與客飲花下，賦詩曰：「若更遲開二三月，北人應作杏花看。」客曰：「公詩固佳，待北俗何淺耶？」公笑曰：「顧傖父安得不然。」一座絕倒。王君玉聞盜花種事，以詩遺公：「館娃宮北舊精神，粉瘦瓊寒露蕊新。園吏無端偷折去，鳳城從此有雙身。」自爾名園爭培接，遍都城矣。

張文潛耒云：「東坡嘗言：韓退之詩『長安眾富兒，盤饌羅羶葷。不解文字飲，惟能醉紅裙。』疑若清苦自飾者。至云『豔姬踏筵舞，清眸射劍戟』，則知此老子箇中興復不淺。」文潛戲答曰：「愛文字飲者，與俗人沽酒同科。」

劉原甫敞再婚某氏，歐陽永叔以二絕戲之：「平生志業有誰先，落筆文章海內傳。明日都城應紙貴，開簾卻扇見新篇。」「仙家千載一何長，浮世空驚日月忙。洞裏新花莫相笑，劉郎今是老劉郎。」原父不悅。

仁廟嘉祐中，開賞花釣魚燕，王介甫以知制誥預末坐。帝出詩示群臣，次第屬和。傳至介甫，日將夕矣，亟欲奏御。得「披香殿」字，未有對。時鄭毅夫擘接席，顧介甫曰：「宜對『太液池』。」故其詩有云：「披香殿上留朱輦，太液池邊送玉杯。」翌日，都下盛傳：王舍人竊柳詞「太液波翻，披香簾捲」。介甫頗咄之。

王文公、宋次道同爲三司僚佐，次道出家藏詩集，爲刪次，號《百家選》。且敘云：「欲知唐人所作，觀此足矣。」余讀之，見其取張祜《惠山寺詩》「泉聲到池盡，山色上樓多」，而不取《孤山寺詩》「樓臺聳碧岑，一徑入湖心。不雨山長潤，無雲水自陰。斷橋荒蘚澀，空院落花深。猶憶西窗月，鐘聲在北林。」又賈島平生得意句「獨行潭底影，數息樹邊身」復不取，而載「寫留行道影，焚卻坐禪身」，不知意果何如。

許昌西湖展江亭成，宋元憲留題：「鑿開魚鳥忘情地，展盡江湖極目天。」咸以爲曠古未有。然本於五代，馬殷據潭州時，建玲瓏石室，號明月圃，命幕客徐仲雅賦云：「鑿開青帝春風圃，移下嫦娥夜月樓。」且用古語隨意擬，詞人類如此，有勝與否耳。

東坡謫黃岡，與陳季常惛遊，樂甚。季常自以爲飽禪學，而妻柳氏頗悍忌，季常畏之。客至，或詬罵不已，聲達於外，客不安席，數引去。東坡因詩戲之云：「誰似龍丘居士賢，談空説有夜不眠。忽聞河東獅子吼，拄杖落地心茫然。」

葉致遠濤詩不極工而喜賦詠，嘗有《試茶》詩：「碾成天上龍和鳳，煮出人間蟹與蝦。」好事者戲公云：「此非試茶，乃碾玉匠人嘗南食詩也。」

近時傳東坡嶺外詞：「銀濤無際捲蓬瀛，落霞明，暮雲平，曾見青鸞紫鳳下層城。二十五弦彈不盡，空感慨，惜餘情。蒼梧煙水斷歸程，捲霓旌，爲誰迎。空有千行，流淚寄幽貞。舞罷魚龍雲海晚，千古恨，入江聲。」蔚有古意，讀者心動焉。乃葉少蘊夢得元符中尉丹徒日作《湘靈鼓瑟詞》，余嘗見其手稿，而世人多不知也。

近人有遊羅浮，越大小石樓，將歸，迫暮，留宿岩谷間。中夜，風薄月素，一人身無衣而紺毛覆體。因念山空月寂，此必仙也，乃再拜問道。異人由然不顧，但長嘯數聲，響振林谷，乃歌一詩而去：「雲來萬嶺動，雲去天一色。長嘯兩三聲，空山秋月白。」讀之使人翛然有絶俗念，不知身在塵埃中。然東坡在羅浮所敘山積，獨遺此，何耶？

韓退之作《李干墓誌》，敘李虛中輩以藥敗，且戒人服金石，復躬蹈之。白樂天詩：「閑日一思舊，舊遊如目前。微之煉秋石，未老身溘然。退之服硫黃，一病竟不痊。」又張籍《哭退之》詩：「中秋十五夜，圓魄天差晴。爲出二侍女，合彈琵琶箏。」《唐語林》云：「二侍妾名柳枝、絳桃。」其《使王庭湊有壽陽驛絶句》：「不見園花兼柳巷，馬頭惟有月團圓。」蓋寄意二姝。逮歸，而柳枝竄去。又有《鎮州初歸詩》：「別來楊柳街頭樹，擺亂東風只欲飛。惟有小園桃李在，留花不發待郎歸。」自是專屬意絳桃矣。文公，鉅儒也，乃以侍兒故敗於藥耶？

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書一聯：「一鳩鳴午寂，雙燕話春愁。」後以語東坡：「世謂公作，然否？」坡笑曰：「此唐人得意句，僕安能道此？」

石曼卿官冊府時，五鼓趨朝，見二舉子繫邏舍，望曼卿號呼請救，因駐馬，召問卒長。曰：「昨夕里閈間有納婦者，二子穴隙以窺，夜分乃被執。」曼卿力爲揮解，卒長勉從之。二子叩頭拜於馬前。曼卿爲按轡口占一絶云：「司空憐汝汝須知，月下敲門更有誰。叵耐一雙窮相眼，得便宜是落便宜。」

東坡在徐，戲參寮曰：「吾師比復飲酒食肉，何耶？」參寮初不悟，嘖曰：「道潛久從公遊，未嘗一日渝齋禁。」坡云：「曷固隱？師飲饌精豐仍甚。」問何從知，曰：「以近詩知之，如『隔林仿佛聞機杼，知有人家住翠微。』大無蔬筍氣也。」

公卿誕日，以詩爲壽，見於唐末，本朝尤盛，此古今一段雅事。魯公秉政，每士大夫傾頌，率以詩獻，年成巨編，妙於形容者多矣，獨周美成邦彥云：「化行禹貢山川外，人在周公禮樂中。」爲一時警策，至今流傳縉紳間。

歐陽文忠公謫守滁陽，築醒心、醉翁亭於琅琊幽谷，且命幕客謝某者，雜植花卉其間。謝以狀問名品，公即書紙尾云：「淺深紅白宜相間，先後仍須次第栽。我欲四時攜酒去，莫教一日不花開。」其清放如此。

南朝李後主歸朝後，每懷江國，且念嬪妾散落，鬱鬱不自聊。嘗作長短句：「簾外雨潺潺，春意將闌。羅衾不暖五更寒。夢裏不知身是客，一餉貪歡。獨自莫憑欄，無限關山。別時容易見時難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。」含思悽惋，未幾下世矣。

王晉卿訖都尉既喪蜀國，貶均州，姬侍盡逐。有歌者號囀春鶯，色藝兩絶。平居屬念，

不知流落何許。後二年，內徙汝陰，道過許昌市傍小樓，聞泣聲甚怨，晉卿異之，問乃囀春鶯也。恨不可復得，因賦一聯：「佳人已屬沙吒利，義士今無古押衙。」晉卿每話此事，客有足其章者，晉卿覽之，尤愴然。其詞云：「幾年流落在天涯，萬里歸來兩鬢華。翠袖香殘空挹淚，青樓雲渺定誰家？佳人已屬沙吒利，義士今無古押衙。回首音塵兩沈絶，春鶯休囀沁園花。」

余外門徐氏諸祖忻作詩，有唐人風氣。《遊虎丘劍池》曰：「劍去池空一水寒，遊人到此卻憑欄。年來是事消磨盡，只有青山好靜看。」又《和雪詩韻》曰：「著衣輕有暈，入水淡無痕。」其孤峭澄淡而味永，類如此也。

黃魯直少警悟，八歲能作詩。《送人赴舉》云：「送君歸去明主前，若問舊時黃庭堅，謫在人間今八年。」此已非髫稚語也。

晏元獻、李邦穎自爲童子，秀嶷有聲。後真宗聞之，召試翰林院，賦宮沼瑞蓮，賜出身，授奉禮郎。穎聞報，閉書室高臥。家人裹飯呼之，久弗應。折關就視，則已蛻去。旁得書一紙云：「江外三千里，人間十八年。此時誰復見，一鶴上遼天。」時年十八。

近時詩僧有祖可者，馳譽江南，被惡疾，人號「癩可」。善權者，亦能詩，人物清癯，人目爲「瘦權」。可得之雄爽，權得之清淡。可詩如「清霜群木落，盡見西山秋」；又「谷口未斜日，數峰生夕陰」，皆古今佳句也。自晝公後，獨可高步倫輩耳。

世間有才藻擅名而辭間不工者，有不以文藝稱而語或驚人者。近傳《留題華清宮》一絶：「行盡江南數十程，曉乘殘月入華清。朝元閣上西風急，都入長楊作雨聲。」乃杜常也。又《武昌阻風》一絶：「江上春風留客舟，無窮歸思滿東流。與君盡日閑臨水，貪看飛花忘卻愁。」乃方澤也。此殆不可知矣。

朝奉郎丘舜中者，滎陽人，韓魏公客。諸女能文詞，落筆敏妙。每兄弟內集，必聯詠爲樂。其仲嘗作《寄夫詩》：「簾裏孤燈覺曉遲，獨眠留得宿妝眉。珊瑚枕上驚殘夢，認得蕭郎馬過時。」此亦不減班、謝。然所歸流落不耦，豈所志非女子事耶？

華州狂子張元，天聖間坐累終身。每托興吟詠，如《雪詩》：「戰退玉龍三百萬，敗鱗殘甲滿空飛。」《詠白鷹》：「有心待搦月中兔，更向白雲頭上飛。」怪譎類是。後竄夏國，教元昊爲邊患。朝廷方厭兵，時韓魏公撫陝右，有書生姚嗣宗獻《崆峒山》詩云：

「踏碎賀蘭石，掃清西海塵，布衣能辨此，可惜作窮鱗。」顧謂僚屬曰：「此人若不收拾，又一張元矣。」因表薦之。

東坡在北扉，自以獨步當世，與一時侍從更唱疊和，莫不稱首。曾子開賦《扈蹕詩》，押「辛」字韻，韻窘束而往返絡繹不已，坡厭之，復和之：「讀罷君詩何所似？搗殘姜桂有餘辛。」顧問客曰：「解此否？謂唱首多辣氣故耳。」

紹聖中，饒陽程氏兄弟俱遊太學。兄卒，旅殯夷門山。後數歲，其弟罷試南宮，當春物駘蕩，出遊郊北，獨酌酒家，遇其兄如平生，若醉夢，不悟已亡也。既敘契闊，弟恍記其死。兄索紙賦詩，揮淚別去。酒保但見隱几而瞑，呼之乃覺，旁得幅紙，了然亡兄筆迹也。猶記其詩：「夷門山下古都門，兄弟相逢一色春。洞裏桃花空自老，長安猶有未歸人。」是歲下第，負兄骨歸葬焉。

晏元獻初罷政事，守亳社，每歎士風雕落。一日，營妓曰劉蘇哥，有約終身不寒盟者，方春物暄妍，駿馬出郊，登高塚曠望，長慟遂卒。元獻謂士大夫受人眄睞，隨燥濕變渝如反掌手，曾狂女子不若。爲序其事，以詩吊之：「蘇哥風味逼天真，恐是文君向上人。何日九原芳草綠，大家攜酒哭青春。」

田靖彥子卿，剛介尚氣，亦能詩，不雕琢。任荊渚獄官，與太守爭公事，不屈。守怒曰：「小官敢爾，乃不爲青衫地耶？」端彥遽脫巾裳抵地，拂袖去，誓不復出仕矣。魯公同年，嘗投詩云：「昔年尊酒每逡巡，此日遙瞻百辟尊。零落羽毛迷鳳穴，退藏鱗甲謝龍門。來非東閣天上客，歸愛武陵花下源。肯學袁絲事遊説，區區來往謾高軒。」《書邢氏湖園》：「春花黃鳥不多情，玉節猶霜瘦萬莖。唯有清風伴明月，滿園吹作鳳凰聲。」《題龍門》：「身世兩閑山共老，塵埃一夢水俱東。」《題歸仁園》：「山翠藏疏牖，泉聲上白雲。」旨清新可愛。

《吳越記事》：越僧處默賦詩有奇句，嘗云：「到江吳地盡，隔岸越山多。」羅隱見曰：「此我句，失之久矣，乃爲吾師丐得。」識者鄙其儇薄太甚。

世傳歐陽文忠公掌貢闈，時舉子問堯舜定是幾種事，公曰：「先輩如此，疑事不用使。」此蓋得之犴耳，乃南唐湯悅、楊鸞問答，見鄭文寶《江表誌》。事承誤而後先紛紫者類如此。文寶又載楊鸞詩云：「白日蒼蠅滿飯盤，夜來蚊子又成團。每到更深人靜後，定來頭上咬楊鸞。」

湘潭人羅仲同衡言：熙寧歲辛亥，有武人李某者，官衡州捕盜，深入九疑山，路窮不可上，捨巒民舍，望前嶺，青煙貫空，凝然指問。村民云：「日見之，不知爲何所。」李識其處，歸告舉子李彥高。彥高困場屋久，好奇，去學黃老術。聞之心悅，裹糧，假李同行，卒往。攀緣而上，乘險膽落。忽得平地，草屋數間。排門入，見老人燕坐。驚曰：「子何能至此？此非人可到也！」答以慕道來耳。老人笑，揖之坐。問姓字，「吾唐末人，避世來此。姓邢氏，名則不欲聞世間。」彥高意爲邢和璞問，曰：「非也。」因言聞今國爲宋，不知天子姓氏。彥高告以今熙寧天子傳序年月，老人頷之。彥高詰其他，皆不答。歸，乃益舂糧復至，老人笑勞之。留五日，微授以吐納煉養，語倦，援琴作曲，堂上驚雷怒濤，餘韻不絕也。見環坐天篆古文間朱書如刊讎者。又數日，繼往，老人延如故人無間矣。遂問內事，或云所得，異而秘之。因曰：「吾校天上書，自有程子妨吾事，勿更來，吾亦不久徙去。」彥高顧書曰：「仙矣，猶用此耶？」笑曰：「豈有不知書神仙？此書著自瓊房，系玉籍者分讎，已則歸之，再給也。」裴徊竟別去。出十二詩贈彥高，今記其四，云：「無言隱几閉松扃，萬古襟懷獨自靈。箋契鋪時三篆卷，彈冠常動一簪星。」「青童去橛南仙仗，野客來尋北帝經。天道不須窺牖見，滿門山嶽自青青。」「世事功名不足論，好乘年少入真門。渾如一夢莊仙蝶，況是千年柱史孫。」「須向黃庭分內外，不教周易秘乾坤。他年陵谷還遷變，家住蓬瀛我尚存。」篆皆古文，煙霏霧結，彥高莫識。後不復再往，討尋其字，十八年始究。彥高頗得道，今往來衡湘間，人無知者。羅語潁人王性之以此，因爲作《邢仙翁記》云。

詩至李杜，古今盡廢。退之每敘詩書以來作者，必曰李白、杜甫。又曰：「李杜文章在，光焰萬丈長。」至楊大年億，國朝儒宗，目少陵村夫子。歐陽文忠公每教學者，先李不必杜。又曰：「甫於白得二節耳。天才高放，非甫所能到也。」王文公晚擇四家詩以貽法，少陵居第一，歐陽公第二，韓文公次之，李太白又次之。然歐陽公祖述韓文而說異退之，王文公返先歐公，後退之，下李白，何哉？後東坡每述作，崇李、杜尊甚，獨未嘗優劣之。論說殊紛糾，不同滿世。嗚呼！李、杜著矣，一時之傑，立見如此，況屑屑餘子乎！余謂：譬之百川九河，源流經營，所出雖殊，卒歸於海也。

此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